秋凉好读书

■本期策划

陈卫华 （记者，现居合肥）

《鼓词选》

◎ 赵景深/编选　古典文学出版社

我小的时候，农村冬天农闲时，会有说书人走村串乡讨生活，说的就是鼓词。说书场在我们村一位鳏夫家。吃过晚饭，跟着爷爷去听书。这本《鼓词选》，用韵文来讲故事，颇具传统风味。

《万物发明指南》

◎ 瑞安·诺思/著　中信出版集团

这本书的作者脑洞大，他希望为世界准备一本书，哪怕人类文明瞬间毁灭，幸存者也可以照着这本书，把人类的所有文明成果都重新发明一遍。它还教会读者，穿越之后，该怎么判断自己身处在哪个文明阶段。另外，万一回到了连语言都还没有出现的蒙昧时代，该怎么发明口头语言、书面语言、数字系统等。

《犹太人四千年》

◎ 保罗·约翰逊/著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犹太教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，从它衍生出了其他的重要宗教。犹太人曾经长期只有民族没有国家，就像一碗水倒进大海，各奔东西却能一直保持着自我。历史上很少有民族像犹太人一样经历过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。犹太人1948年建国后，以仅仅2.5万平方公里的实控区，一千万人口，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活成了沙漠之花。如果要全面客观了解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、宗教和文化，这本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《法西斯谎言简史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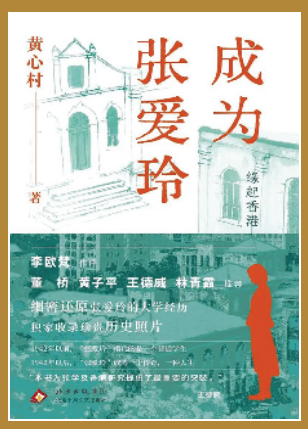
◎ 费德里科·芬切尔斯坦/著　辽宁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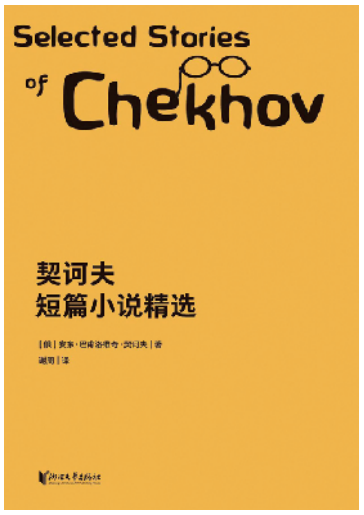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开篇很有意思，摘了三句话展示，有意思的不是这三句话，而是这三句话的主人：特朗普、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。不过，作者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者指认为唯一的撒谎者，而是认定凡是有政治的地方就有谎言。他认为，以更大的善为名掩盖真相，是大多数（如果不是所有）政治史的标志，自由党人、君主、民主党人、僭主也屡屡说谎。这本书要阐明的其实是法西斯主义者撒谎的与众不同的特点。理解了这一特点，也有利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本身。

《愚蠢心理学》

◎ 约翰·马里昂/编　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

谎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，有很多原因，愚蠢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。有时，说谎本身就是愚蠢的。有时，相信这个谎言才愚蠢。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蠢话、干过蠢事，但不代表愚蠢不该被抵制。这本书不是一本系统性的理论著作，而是一本不同学者关于愚蠢的“论文集”。





米肖 （编辑，现居合肥）

白露之后，忽然消失了躁气，季节渐有了神性，整个世界陷入更深的寂静，如在万顷森林，时间如松针簌簌而下，踩上去松软无声。秋凉季特别适宜读书。

记不住哪位名人讲过：死了就没法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了，真遗憾。似乎丰子恺也说过类似的：死了就读不了古诗了。

这样的秋阴天气，也正适合阅读古诗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，《诗经》，陶潜，杜甫，李商隐。无穷的沉浸无穷的颤栗……如若看古建，寻觅古人的气息，深深体恤着古人真挚的情感并与之共鸣。

今人再也没有古人那样的心境了。只要翻开古诗读读，一颗心似乎洇染了古气，变得厚重起来。那一句句古诗像给我们的心性镀了一层光，连走起路来也都是金光闪耀的。

秋阳同样具有金子的质地，橙黄的黄，沉甸甸的，像掂一枚石榴在手，有压箱底的厚实感，每想起未知的将来，心里一派笃定，极少彷徨，更无患得患失之心。

秋天是促人思接千里的季节，无所不在的风，如若一匹匹绸缎，细细的凉凉的滑滑的，做什么事情都从从容容的，何况读书呢？

《成为张爱玲》

◎ 黄心村/著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国内外解析张爱玲作品的书籍万千，多为牵强附会的平庸之作。黄心村作为独特的少数，她带着一颗体恤怜惜之心，将张爱玲剖析得丝丝入扣，令人时而会心莞尔，时而肃然起敬。钩沉史料，精读文本，凭借第一手资料、文本互证，栩栩如生勾画出许地山、弗朗士等人在港大时期的张爱玲世界的出现，激发起人的好奇之心，势必也要加入到对于张氏作品的逐一溯源之中。黄心村教授当真又创造出另一个张爱玲。

《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》

◎ 契诃夫/著　浙江文艺出版社

契诃夫作为一位短篇小说圣手，他的地位无人撼动。经典有茁壮的生命力，隔几年重读，总有新意。鲁迅《故事新编》亦如是。

《我的美食手帖》

◎ 高峰秀子/著　上海人民出版社

高峰秀子四岁时被养母推出去，拍戏养家。仅仅上了一个月的小学。一边拍片，一边自学。再后来，因热爱美食，与丈夫吃遍天下，写下许多美食随笔。她的文字里，没有一丝阴影，只有生的欢欣。把苦难咽下沤一沤，成为生命的腐殖土。

《父亲的道歉信》

◎ 向田邦子/著　上海文艺出版社

日本人最不想遗忘的传奇女作家，因坠机事件早逝。不曾读到过还有比向田邦子更要幽默的女作家，以甜蜜的笔触回忆过去穷乏生活的艰辛之苦。这也是她罹患乳腺癌后瞒着父母创作出的一部散文集，也是最经典的一部。她不愧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电视编剧界的女王，作品达千部之多，也被称作日本的张爱玲。

《秦淮之夜》

◎ 谷崎润一郎/著　万卷出版有限公司

非常好奇外国作家视角下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。游记如《西湖之月》《苏州纪行》，反映出作家的趣味喜好。《上海交游记》《上海见闻录》，则记录下谷崎与田汉等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往来细节。作家先后两次游历中国后，写下的游记、日记等作品，正是他在山水衣食中细品“中国趣味”。一如作家自己所言：“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。”